

编辑按：考上名校的励志故事远非所有农村和小镇青年境遇的全貌。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中选择了约2000名学生展开追踪研究，其中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由这项研究凝结而成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于2024年5月出版。谢爱磊在研究中发现，相较于经济上的不安感，更让这些农村和小镇学子难以招架的，却是大学期间的社会适应问题。

# 进入名校的小镇青年(下)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王佳薇 / 林佳欣 编辑：爱心志愿者

实际上，大部分农村和小镇青年的自我认同都不像凌峰这般确定。谢爱磊在田野中发现，“学生思考‘我是谁’时，不可避免地会与能否在城市落脚、能否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关联。”他最终将这群通过教育完成流动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归类为四种：是农村人；是城市人；既是城市人又是农村人；既不是城市人又不是农村人。

“（身份认同）状态的转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谢爱磊听过最多的讲述，还是“两头都抓不住”，如同“飘萍”。

“飘萍”也是社会学者山姆·弗里德曼(Sam Friedman)所说的“文化上的无家可归(culturally homeless)”——正逐步地告别过去信奉的，但又难以接受新的，于过去，于现在，都是局外人。

谢爱磊也曾处于这种状态许久。从安徽农村到上海、香港，再到广州，“我是在城市生活多年，安了家，有了稳定的事业后，那种（飘萍的）感觉才消失。”但他也承认，“在社会结构日趋刚性的今天，年轻人向上攀爬的难度越来越高。”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

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 教育能改变命运吗？

2013年，谢爱磊刚开启这项研究时，围绕着农村和小镇青年的声音，“是说他们沉迷游戏，学业表现差。”十余年过去，声音逐渐变成，“除了做题，其余都不行。”

谢爱磊觉得这些都不是故事的全貌。在许多次采访中，他提及自己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相较于下定义，他认为“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既包含了或稍轻或沉重的心理代价，也有新奇、迷茫、无力，以及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谢爱磊始终认为，尽管结构沉重，个体依旧有改变的能动性。谢爱磊现在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三年前，还在广州大学任职的他开始做班主任。他班上的学生来自广东不同地区——多数是农村和小镇，针对过往研究发现的农村籍学生“容易自我低估”、“缺乏游戏感”的文化适应问题，他筹划了一项叫作师友计划的活动。从第一学期起，他邀请学院的老师以及毕业的学长学姐与班上学生一起吃饭，其间学生可以自由提问。

梦琪是谢爱磊的学生，来自清远。她第一次参加师友计划时，主题是“你对大学有什么疑惑”，“当时和学院领导一起吃饭，很拘谨。”后来几次聚会，梦琪记得相继有同学问“要不要做班委”“要不要参加学生会”“对专业课提不起兴趣怎



河南安阳市滑县第二高级中学，高三学生在教室内学习，备战高考。图/人民视觉



前排中间为谢爱磊。图/受访者提供

么办”这些问题，帮他们省去了在网络上检索信息的麻烦。

平日里，谢爱磊会送学生们展览门票，鼓励他们体验城市的文化生活。“有挑战杯比赛和论文我也会拉着他们一起。”他还每周腾挪出固定的时间，邀请学生和他聊天。学生小婷找他问过双创杯比赛的建议，学生叶子找他咨询过以后的职业规划。

但这在谢爱磊看来只是文化增益的一部分，更多的可能性在于，“比如我们的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增加农村（人）生活的细节，而非只有刻板印象的农民？这可能有机会让农村孩子们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经历是值得重视的，不会贬低自己的来处。”

师友计划持续了一年多，后来由于这些学生升入大三、专业课增多、谢爱磊换工作等原因没再继续。这个班级的学生是定向师范生，一年之后，他们将从广州大学毕业，分配至清远不同学校教书，为期六年。

在汽车行业工作了十年，凌峰发现自己最想做的其实是老师。“按照我后来的经历，当初应该去读个师范类院校。处理工作的事情，赚一份工资并不让人感到快乐。教别人做点事情，或者说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传递给别人，让我更快乐。”他的妻子就是一名老师，旁观她的工作，并偶尔提供建议，让他觉得自己“更擅长的可能是教育”。

张科辞职前就为无目标感所困扰。“18岁之前，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上大学之后，我的人生好像进入终点，没有新的奔头。”2021年辞职后，他花了两年时间独处，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其

间动念过转行做程序员，“感觉自己的自学能力跟不上了”，也重返过供应链行业。2024年，他踏入了教育培训行业。

回到谢爱磊的研究。十年期间，每当他追踪的学生临近毕业，“都会反复跟我聊一个问题，也是我提问的——教育能改变命运吗？”他一直记得几年前一位访谈过的学生对他说的话，“老师，我们讨论教育能不能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但它好像成了我唯一的路。”（全文完）

（文中除谢爱磊外均为化名。感谢杨楠、郑雅君对本文的帮助。）



后记：爱心基金会衷心感谢来自美中两国爱心人士与志愿者的无私捐助和奉献支持。爱心基金会享有美国联邦政府501(c)(3)免税待遇和美国联邦政府联合捐款(CFC#10769)，如您有意支持中国农村的健康教育和公益组织支持、中美文化交流及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项目等，爱心基金会将全力助您达成心愿。如欲了解爱心基金会，请浏览爱心网页：www.aixinfund.org 如欲联系爱心基金会，可Email: aixinfund@gmail.com 或致电 Tel: (202)-321-8558 张伊立博士 / (301)-529-9419 高放先生 您的善款支票可寄往：AiXin Foundation, Inc., 13621 Valley Oak Circle, Rockville, MD 20850



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家庭，能把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学，父母已经竭尽所能 Reuters 达志影像

Advertisement for UnionPlus Realty featuring 王志浩 (Wang Zhihao), Owner/Principal Broker.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features like 20+ years experience and 1% commission.

Advertisement for RE/MAX Universal featuring 叶黎 (Ye Li), Broker/Owner.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recruitment for new agents.

Advertisement for FORTUNE MORTGAGAE (鸿运贷款公司) featuring 王立明 (Wang Liming), President. Includes loan details like 5% down, no MI, no Point.